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二十八

經部

尚書注疏卷八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下

盤庚中

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傳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

庚治亳殷民咨胥怨傳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

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音義

盤本又作般步干反  
治直吏反胥徐思餘

反怨紆

疏

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  
亶甲祖乙皆有言詰歷載於篇盤庚最在

萬反

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

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晉不見  
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  
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  
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  
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  
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  
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  
祖乙遷都于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  
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  
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  
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  
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  
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  
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  
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

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于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懲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傳云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渴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 盤庚上傳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音義

盤庚殷王名馬

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謬何非但錄其謬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疏義正

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啟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從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

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  
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  
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  
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

盤庚遷于殷傳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傳適之也不欲  
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感出矢言傳籲和也率和衆憂之  
人出正直之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傳我王祖乙居  
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傳劉殺也  
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傳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



其如我所行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先王  
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不常  
厥邑于今五邦傳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  
命傳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傳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  
乎若顛木之有由蘖傳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  
之木有生蘖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傳言天其長

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徙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傳言我徙欲如此音義

工顯音喻感千歷反盡子忍反稽

馬云謂商丘毫囂相耿也斷又音短從才容反藥五達反本又作析馬云顛木而肆生曰析仆音赴又步北反

底之疏正義曰盤庚欲遷于毫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

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

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

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

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

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于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况

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  
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  
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  
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徒欲如此耳汝  
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  
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  
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五文也傳正義  
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  
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  
殷降大虐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為殷也雖  
無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無稱殷商商頌云  
商邑翼翼捷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  
咨汝殷商是無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  
社其亳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  
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  
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顛即

裕也是寬意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也故率眾  
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為正直  
之言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于耿今盤庚自耿遷于  
殷以我王為祖乙此謂耿也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  
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  
我民無欲盡殺故也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  
泉沉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于龜  
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下云于今五  
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至祖乙也先  
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  
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  
遷况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  
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  
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置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  
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克此數也釋  
詁云析餘也李巡曰析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

曰析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傳敷教也教

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傳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

戒朝臣音義

敷戶教反度如字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遙反

疏

正義曰前既畧言遷意今

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從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敷于

大胥贊之篇師毀戈篇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  
毀為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沉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  
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下民咸苦之  
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

王命衆

悉至于庭傳衆羣臣以下疏

傳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勤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傳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

無傲從康傳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古我

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傳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

其政音義

傲五報反疏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任而煇反

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

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王播告之修不匿

厥指傳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音義

播波餓反匿女

力疏

傳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反疏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

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傳王用大

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

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傳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

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音義

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

之疏

傳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意貌王肅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

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

一人予若觀火傳我之欲從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

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音義

惕他歷反

疏

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從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舍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舍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

予亦拙謀作乃



逸傳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徒是我拙謀成汝過音義

拙之

劣反疏傳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

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傳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

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

有福音義

紊音問徐音文

疏

傳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為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歛之曰穡穡

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獲總稱故云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傳汝羣臣能退

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  
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  
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傳戎大昏強越於也言

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

不强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有音義

昏馬同本或作  
昏音敏爾雅昏

昏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

疏

傳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  
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

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  
玄讀昏為昏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  
不畏大毒于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為禍患也遠  
近謂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

獲以喻不遷于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情農弗昏  
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畧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傳責公卿不能和喻

百官是自生毒害疏

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

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

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傳言汝不相率

共徙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傳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

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

及音義

先音軌奉孚勇反注同疏傳正義曰羣臣是民

之師長當倡民為善

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

恫勅動反又音通痛也相時恤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

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傳言恤利小民尚相顧於

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

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恐沈于衆傳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

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

邇其猶可撲滅傳火炎不可嚮邇尚可撲滅浮言不可

信用尚可刑戮絕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傳

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音義

相息亮反馬云視也徐息羊反憚息廉反馬云憚利小  
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曷何末反燎力召反又力烏

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疏正義曰又責大臣不  
反近附近之近靖馬云安也相教遷徙是不如小

民我視彼憚利小民猶尚相顧于箴規之言恐其發舉  
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况我為

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  
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

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沉溺于衆  
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于原

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  
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為非

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于衆人不免禍害也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傳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傳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傳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

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傳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

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音義

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金反馬云古老成人選息

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奔

疏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

數色主反與音預烝之丞反

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

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

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

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

以至于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于汝

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

廟而歆享之是我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傳正義曰遲任古賢者其人既沒其言立于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于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丞嘗者丞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丞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丞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祠為小也知丞嘗有功



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禘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禘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禘禘則禘禘嘗禘烝諸侯禘禘一禘一嘗禘烝禘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禘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禘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禘周則春曰祠夏曰禘三年一禘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傳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

準志必中所志乃善音義

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

疏

正義曰既言作福作

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為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傳不用

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音

義

侮亡甫反易以歧反

疏

傳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傳盤

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音義

長丁疏傳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

心盤庚勅臣下各思長久于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傳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

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音義

去羗疏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呂反疏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

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衆傳

有善則衆臣之功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

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凡爾衆其惟致告傳致我誠告汝衆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傳

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音義

臧徐子郎

反佚音逸度徐如字亦作渡

疏

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

可悔傳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傳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

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傳話善言民不循教發

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

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傳升進命使前音義

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造七報反注同馬在早反云為也褻息列

反疏

正義曰盤庚于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

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于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于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傳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傳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傳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

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音義

鮮息淺反

疏

傳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

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

傳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

正傳

義曰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傳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

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傳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承

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傳今我法先王惟

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

汝令比近於殃罰音義

曷何末反下同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注及

下同共羣用反令力

疏

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

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于殃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

惟汝故以丕從厥志傳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

故大從其志而徙之音義

籲羊戌反

疏

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

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予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傳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傳所困不  
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傳汝皆  
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惟自鞠  
自苦傳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傳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

所載物音義

忱市林反鞠居六反臭徐疏正義曰臭是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氣之別名古

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  
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為臭也下文  
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  
敗則臭故以臭為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

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傳汝忠誠不屬逮

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

乎音義

屬音燭注同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勅留反

疏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

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

忿怒何所瘳差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傳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

之道疏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

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傳言不徙無後計汝何

得久生在入上禍將及汝疏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

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

臭傳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音義

穢於廢反

疏

正義曰今

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恐人倚乃

身迂乃心傳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音義

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

疏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

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

予

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傳迓迎也言我

徒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音

義

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

疏

傳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

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傳言

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

先人音義

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

疏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

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

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

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傳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傳不進進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傳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傳湯有明德在天見汝

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音義

重直勇反又直恭反

疏

正義曰盤庚以

民不願遷言神后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于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于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

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  
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訓爽為明言其見下  
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  
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傳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傳戕

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

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傳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

棄汝命不救汝死音義

戕在良反又七良反  
行下孟反斷丁緩反  
疏正義曰又責羣

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  
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于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

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  
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父之  
忠汝祖父忠于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  
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  
死也傳正義曰勞之共治人者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  
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春秋宣  
十八年邾人戕鄆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  
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父與共  
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  
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  
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  
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

**乃貝玉傳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  
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傳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高后丕乃

崇隆弗祥傳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

忠孝之義以督之音義

治直吏反盡子忍反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疏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其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傳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

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于君但念具貝王而已言其貪也作大刑于我子孫者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教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傳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

敬大恤無胥絕遠傳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傳羣臣當分

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乃有不吉不  
迪傳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傳顛隕越

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于外為宄  
于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傳劓  
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  
易種於此新邑徃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傳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

稱家音義

不易之易以鼓反注同易種之易如字又以  
鼓反注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分扶問反

又如字注同暫才淡反隕于敏反剽魚器反

**疏**

正義曰盤庚以

徐吾氣反殄徒典反長丁丈反下遺長同  
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  
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  
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常分輩相與計  
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  
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  
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  
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于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  
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  
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  
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  
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己言必不  
改易與孔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  
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  
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

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傳定其所居正郊廟朝

社之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傳安於有衆戒  
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  
朕志傳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爾衆爾無  
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傳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

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音義

莫田薦反朝直

遙反腎時忍反腸徐持良反比毗志反讒士咸反

疏

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

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于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

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  
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正義曰訓  
攸為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  
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  
廷之位如鄭之意莫厥攸居者止為定民之居豈先令  
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  
王宮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  
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鄭玄云勉立  
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  
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  
命此句宜言我有敎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布心腹者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  
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  
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  
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傳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  
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傳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  
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  
定極傳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

極音義

降工巷反徐下江反去  
羗呂反析先歷反注同

疏

正義曰言古者我之  
先王將欲多大於前

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  
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  
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  
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  
民極也傳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  
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



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  
多前功矣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  
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  
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  
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  
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  
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  
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  
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民居積世  
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  
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  
民失中故徙  
以為之中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傳言皆不明已

本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傳以徙故天

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  
新邑傳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  
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傳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  
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傳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音義

治直吏反弔音的  
或如字賁扶云反

疏

正義曰言我徒以為民立中  
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

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  
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  
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  
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

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傳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于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己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于衆又決於著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傳國伯二

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傳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  
敬我衆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傳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  
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音義

長丁大反注同

相息亮反好呼報反任而林反

疏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勅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

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于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

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為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百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勅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復相訓故尚為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撫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于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

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

弗欽傳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

敢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傳無總貨寶以求位

當進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傳用布示民

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音義

告呼報反疏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

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于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于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注疏卷八

尚書注疏卷八考證

盤庚序將治亳殷○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裴駰注按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改號曰殷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臣召南按亳有三北亳南亳西亳此在偃師則西亳也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盤庚之遷是於舊地附近新營京邑故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又曰用永地於新邑也

疏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  
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臣召南按自盤庚

以後都於殷凡七君至武乙始遷河北傳子及孫至  
曾孫紂史記有明文然則自亳徙朝歌自武乙始也

盤庚上疏子開甲立○殷本紀作沃甲司馬貞索隱曰

系本作開甲

臣浩

按此疏所引者本紀文也又用系

本作開甲蓋開字係沃字之訛

誕告用亶其有衆○

臣浩

按注疏讀此七字為句宋儒



始以其有衆連下咸造二字為句

今予命汝一疏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

臣召南按

如疏所解則今予命汝當一讀一字為一句

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臣召南

按孔傳以大能進勞

汝解予丕克羞爾以義懷汝心解用懷爾又云而汝  
違我是汝反先人孔疏順傳為說是經文然字自為  
一句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傳不進進疏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

○臣浩按此二篇中三言生生傳俱解作進進疏謂王肅亦然似古人方言如是

故有與德傳湯有明德在天○

臣召南

按傳解此句頗

為牽強依傳則故有與德自上六字為句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金履祥曰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繇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比設中古文作翕中於義為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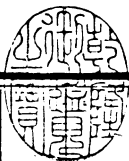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傳宏賁皆大也疏詩云有賁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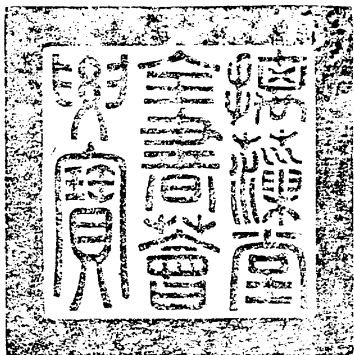
首○臣名南按宋儒蘇軾陳傅良解賁字作易賁卦  
之賁言新遷規模煥然一新以湯誥賁若草木証之  
似較傳疏為愜

尚書注疏卷八考證

謹案第八頁前七行下承上則有福利本下訛不  
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又決于著龜也刊本著訛著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熾

膳錄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九



詳校官祭酒  
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二十九

經部

尚書注疏卷九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說命上  
西伯戡黎

說命中  
微子

說命下  
高宗彤日

序高宗夢得說傳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

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  
諸傳巖傳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  
得之於傳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傳命說為相使攝政

音義

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

疏

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

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

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

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

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

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

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

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總百官

是使攝政也

說命上傳始求得而命之疏

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

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音義

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

疏

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

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

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傳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傳知事則為明智明  
智則能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傳天下待  
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傳稟受  
令亦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  
類茲故弗言傳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  
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  
言傳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天下傳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  
求之於民間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傳傳氏之巖在虞虢  
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音義  
哲本又作詰詰故報反台音怡齋力代反徐音  
來俾必爾反肖音笑號寡白反壞音怪供音恭疏傳正  
傳以傳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傳之民故云  
傳氏之巖也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  
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  
靡築於傳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傳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  
必身不犯罪其言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  
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  
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鄭云得諸  
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  
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傳氏不知舊何氏也皇  
甫謚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曰云我  
徒也姓傳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  
曰傳者相也說者懼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說民者哉  
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  
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傳巖  
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案謚言初夢即云  
姓傳名說又言得之傳巖謂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謚  
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  
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傳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

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傳言當納諫誨直辭

以輔我德若金用汝作礪傳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傳渡大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

雨傳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傳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傳開汝心以沃

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音義朝張遙反礪力世反楫音接徐音集瞑莫遍反眩

景疏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

人瞋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  
乃得去惑也傳正義曰瞋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  
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瞋或謂之眩郭璞  
云瞋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瞋眩憤亂病  
乃得瘳傳言瞋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  
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  
以為自警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傳跣必視地足乃無害

言欲使為已視聽音義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為于偽反惟暨乃僚罔不

同心以匡乃辟傳與汝竝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

正汝君音義辟必亦反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傳言

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



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傳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傳言木以繩  
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傳君能受諫則臣不  
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傳言王如  
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傳在冢宰之任音義

總音摠

疏

正義曰惟此傳說受

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

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傳天有日月北

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

道以立國設都音義

宿音秀

疏

傳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

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

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

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

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

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

都及諸侯國都總

言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傳言立

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音義

王于方反長丁文反

治直吏疏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反下同疏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

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

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魚之師

長之言亦通有上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不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惟逸豫惟以亂民傳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

使治民音義

豫羊慮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

從又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

以從上為治音義

從才容反

疏正義曰憲法釋詁文人之間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

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傳甲鎧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惟衣裳在笥干戈省厥躬傳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音義

冑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鍤莫侯反疏正義曰言易以鼓反笥息嗣反省息井反一本作青疏正義曰言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

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筥干戈  
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  
足也傳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  
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  
者而鎧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  
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  
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  
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非其人非  
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  
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  
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  
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  
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  
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  
官之篋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  
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王惟戒茲**

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傳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

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傳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

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傳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傳言非賢不爵音義

乙昵女疏正義曰王反制云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慮善以動動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惟厥時傳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

厥功傳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音義

喪息浪反

疏

正義曰人

性尚謙讓

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  
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  
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  
不有故名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事事非一事  
反歸之也

無啓寵納侮傳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

正義曰君子位高益

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  
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  
慢以輕主據君而言無恥過作非傳恥過誤而文之遂  
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成大非疏

傳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

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

醇傳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

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傳祭不欲數數則黷黷

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

故說因以戒之音義

醇音純粹雖遂反黷徒木反數色角反

疏

傳正義曰祭不欲數

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



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傳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傳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  
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言知之易行之難  
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傳王心誠不以  
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傳王

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音義

忱市  
林反

#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傳學先王之道甘盤

殷賢臣有道德者音義

台音怡

疏

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

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傳既學而

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

故使居民間音義

遜徒疏傳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頓反疏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

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傳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

無顯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傳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

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傳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

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傳鹽鹹梅醋羹須鹹

醋以和之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傳交非一

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音義

麴起六反麴魚列反羹音庚一音衡鹽余

庶反梅亦作媒醋七故反和如字又胡臥反

疏

傳正義曰爾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已也故以交為非一

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言文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王者

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傳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

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傳學以順志務是

敏疾其德之脩乃來疏

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

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已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傳信懷

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脩罔覺博數學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

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音義

數學戶

疏

正義曰教人然孝反後知困知困必

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愆過也

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音義

愆起虔反

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

承王志廣招俊又使列衆官音義

俊本又作峻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傳風教也使

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音義

仰如字徐五亮反

股肱惟人良臣

惟聖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

我先王傳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

音義

長丁丈反下同

疏傳

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

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

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

湯也正長  
釋詁文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傳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

市故成其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傳伊尹見一夫

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傳言以此

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

衡專美有商傳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

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傳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

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傳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

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

命傳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音義

俾必爾反撻他達反何烏何反

治直吏反  
辟必亦反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傳耳不聰之異

雉鳴祖己訓諸王傳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傳所以訓也亡音義

雉工豆反己疏正  
音紀彤音融義

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雉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傳正義曰經言彤日有雉雉不知



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鳴而雉其頸○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

俱是祖己之言竝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為名下篇總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尹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 高宗彤日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音義

繹音亦字書作繹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

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  
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傭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

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傳於彤日有雉異祖己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傳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䟽

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

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乃訓于王曰惟天

監下民典厥義傳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

民以義為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命傳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

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

正厥德傳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

其德謂有永有不永音義

中丁仲反又如字

疏

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

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  
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  
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  
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  
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也天既信行賞罰  
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  
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  
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  
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  
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  
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  
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  
鄭玄云年命者憊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貪  
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  
是人之所貪故祖已引此以諫王也傳亦顧上經故不

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脩德乃曰其如台傳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以求永也

曰天道其如我所言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脩典祀無豐于昵傳脩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

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音義

台音怡復扶又反豐方弓反昵女乙反尸

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疏

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疏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

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  
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  
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  
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正義曰釋詁云脗嗣繼也俱  
訓為繼是脗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昵昵也孫  
炎曰即猶今也昵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昵而來遠  
是昵為近也昵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  
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  
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  
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  
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  
於近廟欲王因此雖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  
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  
於禘故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序殷始咎周傳咎惡周人乘黎傳乘勝也所以見惡

祖伊恐傳祖己後賢臣奔告于受傳受紂也音相亂

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作西伯戡黎傳戡亦勝也

音義

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為周所咎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者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

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伯亦作拍戡音堪說文作戣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

反勝詩

疏

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

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

戡黎傳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

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



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邠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祖已後賢臣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戲勝釋詁文孫炎曰戲強之勝也

#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傳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音義

近附之

近圻巨

疏

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依反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

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

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

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正義曰黎國漢之上

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

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

訖我殷命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

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

將化為周音義

王心于况反下注宜王者同

疏

傳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

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强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格人元

龜罔敢知吉傳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

無知吉疏

傳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

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言耳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逸用自絕傳非先祖不助  
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故天棄我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傳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  
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

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音義

度相息亮反疏傳正義曰

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  
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

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  
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

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

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而動悉違法言多罪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

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傳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

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

如我所言音義

摯音至本

疏傳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又作摯

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傳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

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傳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  
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即喪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傳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  
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音義參七南反馬云  
參字累在上

序殷既錯天命傳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傳告

二師而去紂音義

錯七各反馬云疏正義曰殷紂既廢也少詩照反疏正義曰殷紂既廢也少詩照反暴虐無道錯亂

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為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是錯亂天命為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疏正傳

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人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

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傳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傳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我祖底遂陳于上傳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傳我紂也沈湎酗當敗亂湯德於後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傳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外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傳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  
得中者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傳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  
一方共為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傳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  
就殷遂喪越至于今傳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

久音義

治直吏反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為凶曰  
酗說文作酌云酒營酒面善反營音詠說文于

命反酌酒也好呼報反完音軌度如字讎市周反疏正  
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義  
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  
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

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酗醢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

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紂告之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之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實言將必亡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醕醬也然則醕醬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

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傳我念殷亡

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

指告予顛隕若之何其傳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隕

隆如之何其救之音義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

反隕子細反玉篇子兮反疏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

切韻祖稽反隕于敏反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

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

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遜出於荒野今汝

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隆則當如

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傳正義曰狂生於

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  
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  
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邀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  
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無指意告我者謂  
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  
上而隕墜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  
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齊於溝壑矣王肅  
云齊齊溝壑言此齊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若曰王子傳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  
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傳天生  
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  
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傳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

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今  
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自未  
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降  
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傳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  
不解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傳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  
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傳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  
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傳商其沒  
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  
道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傳刻病也我久知  
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  
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自  
靖人自獻于先王傳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  
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遜傳言將與紂俱死所報各異

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音義

見賢遍反省所

景反拂扶勿反考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攘如羊反因  
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  
許宜反牲音全讐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  
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艷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反  
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  
也懈佳賣反瘠在益反臣僕一本無臣字舊云馬云言  
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旦反靖  
馬本作清謂絜也顧音故徐音鼓  
疏正義曰父師亦  
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  
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營於酒不可  
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  
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  
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民者皆讐怨斂聚之道也言  
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讐重賦乃是斂讐也既為重賦  
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讐不懈怠  
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  
民多瘡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  
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  
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  
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  
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  
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  
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正  
義曰諂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  
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  
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  
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  
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

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  
本之於天天下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  
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周畏畏文在方興沈湎  
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  
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  
戾者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  
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  
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  
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  
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  
以牲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  
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者簠  
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  
神地曰祗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總云盜天地宗  
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

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  
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  
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  
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讐泰  
誓所謂虐我則讐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讐之道  
既為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  
乃是自召敵讐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有災與淪喪一  
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  
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因為臣僕豫  
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  
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  
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  
也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  
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

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後後不肯遜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 尚書注疏卷九

尚書注疏卷九考證

說命上傳始求得而命之○王樵曰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止於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傳審所夢之人刻其形

象○臣召南按傳言刻其形象是刻木非繪圖也疏

並無一語解刻字後文引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是作繪圖解也疑傳刻字是則字之訛

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傳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水經注曰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孔安國傳傳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也地理今釋今山西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俗名隱賢社

又傳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何孟春曰孟子言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曰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傳巖孔傳謂代胥靡以供食即墨之所謂傭

也臣召南按此說可以補疏所不及賈誼賦曰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史記曰說為胥靡築於傅險皆實言說曾犯刑此蓋傳聞失實也

疏遂以傅險姓之○以字監本作令今從殷本紀原文改正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疏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  
○臣照按王官之伯二伯也二伯分掌東西故配日月

惟干戈省厥躬傳兵不可任非其才疏省其身堪將帥  
然後授之○臣召南按傳疏解作慎選將才於經文  
省厥躬義終未協且古制卿士大夫即是將帥文武  
之途不分上句言衣裳在笥已該括矣朱子謂干戈  
施於人而必省自己之是非是也

台小子舊學於甘盤疏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  
後有傳說○鄭曉曰周公數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  
後王者說則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也周公留



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

臣召南

按傳意是王人求多聞為一句也其實王字當讀斷如禹曰帝子何言帝字自為一句

學於古訓乃有獲○朱子曰經籍言學字自說命始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惟學遜志務時敏○臣召南按學記引說命此文作敬

孫務時敏鄭注敬道孫業也引數學半作學學半鄭  
注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引念終始典於學鄭注典  
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鄭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自暗  
合

高宗彤日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蔡沈  
曰盖祭禘廟也序言湯廟非是金履祥曰盖高宗之  
廟祖庚彤祭之日有雊雉之異也序非是臣照按飛  
雉之異史記殷本紀及封禪書漢書五行志皆据此

序謂武丁因災恐懼修德中興先儒並無異論金氏  
因經文首句即稱高宗知此事是祖庚之事意蓋謂  
信小序不如信經文也顧書不必作於高宗時後史  
所記亦何不可史記云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  
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然  
則高宗於彤日越有雉雉非祭高宗之彤日也高宗  
二字讀斷其義自明

西伯既戡黎傳在上黨東北疏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

所治黎亭是也○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在潞州黎

城縣東北八十里王應麟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

關乃河朔險要之地黎亡而商震矣周以商墟封衛

狄人迫逐黎侯衛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衛亦

為狄所滅衛之滅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趙韓危

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臣召南

按疏所

治黎亭所治二字疑衍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注引

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書郡國志曰壺關有

黎亭故黎國劉昭注曰文王戡黎即此然則黎亭是壺關縣鄉亭之名非所治也

祖伊恐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疏貌雖事紂內秉王心○王應麟曰孔傳宣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地理今釋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寰宇記所謂微子城在潞東北者也

尚書注疏卷九考證

謹案第三頁前八行其言說為胥靡刊本其言訛  
言其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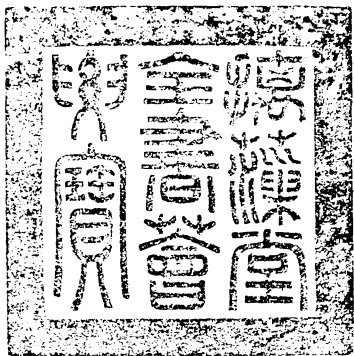
第六頁後二行雖復運有推移刊本推訛惟今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說文作𠂔刊本𠂔訛𠂔今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且言西伯對東為君刊本伯訛  
北今改



--	--	--	--	--	--	--	--	--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編修臣鄭熾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